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09YJA740035）基金资助

# 中国英语学习者隐喻能力发展 障碍及其干预机制研究

孙启耀 张建丽 著



科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09YJA740035)基金资助

# 中国英语学习者隐喻能力发展 障碍及其干预机制研究

孙启耀 张建丽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英语学习者隐喻能力发展障碍及其干预机制研究 / 孙启耀, 张建丽著. —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1.11  
ISBN 978-7-03-032598-3

I. ①中… II. ①孙… ②张… III. ①英语-隐喻-研究  
IV. ①H3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15287 号

责任编辑: 朱琳 钟雪娇 / 责任校对: 张怡君  
责任印制: 赵德静 / 封面设计: 无极书装

联系电话: 010-6400 5916 电子邮箱: zhulin@mail.sciencep.com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双青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编务公司排版制作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1年11月第 一 版 开本: A5 (890×1240)

2011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6 1/2

印数: 1—2 000 字数: 220 000

定价: 4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 前 言

隐喻作为一种语言现象，可以回溯到东西方几千年前的语言生活当中，无论是苏格拉底的“教师产婆说”还是庄子的“鲲鹏逍遥游”，均体现了话语交际中的隐喻思维。然而，以往研究当中的隐喻仅仅被看做是一个辞格而被划入修辞学的研究范畴。无论是古希腊的《修辞学》还是中国的《文心雕龙》都未能跳出这一研究视域。直至 20 世纪 70 年代，隐喻才开始作为一种特殊的认知现象被纳入学者的研究视野当中，特别是在欧美学术界引起了来自多个学科学者的多视角研究，日渐成为一门“显学”。尤为值得一提的是，1996 年全球首个专门致力于隐喻研究的国际学术组织“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esearching and Applying Metaphor”（简称 RAAM）宣告成立，并先后举办八届隐喻研究研讨会（第八届即已于荷兰阿姆斯特丹 VU 大学（2010.6.30~7.3）召开），隐喻的跨学科研究取向日渐得以完美诠释（例如，隐喻现在被看做是科学概念变革的助产士），并开始辐射二语习得领域。就国内当下隐喻研究而言，大多数研究关注的还是隐喻本体的认知属性，而相应借助隐喻理论应用于二语习得领域中的隐喻能力研究尚且乏善可陈，亟待展开。

隐喻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它需要走出修辞学视野而进入二语习得领域。这个想法的出现源于自己平时读书生活中的点滴感受。每当我们读到优美的英语隐喻句的时候，作为一名英语教师我总是情不自禁地问自

己：为什么我们的学生写不出这么优美的隐喻句呢？为什么我们的学生写的作文总是那样索然无味，毫无原汁原味可言呢？似乎学生在隐喻使用方面的缺陷并未到此而止。记得一次课上，作者选择了一个颇具隐喻色彩的句子(I'm at the end of my rope. 绞尽脑汁/江郎才尽)给学生，以求锻炼他们的句子翻译能力。让作者十分吃惊的是，全班 40 多个学生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这句话的正确意思是什么。这时作者突然意识到中国学生学英语过程中对于隐喻表达的“迟钝”不但存在于使用维度，就连简单的理解维度他们都是举步维艰。这个来自教学中的深切体会令我又“忧”又“喜”。“忧”的是中国英语学习者数量巨大，这个问题一定很普遍，但作者对此似乎尚且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尽管英语教学被标记为“费事低效”的恶名由来已久；“喜”的是作者可能发现了一个颇具研究价值的科研课题，这对于任何一个尊重科研、热爱科研的高校教师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好消息。

随着隐喻文献阅读的深入，作者逐渐找到了问题的答案——英语教师的隐喻能力培养意识很弱，甚至几乎为零。这也间接地印证了我们科研选题直觉判断的准确性。于是，作者便开始着手搜集有关隐喻以及隐喻能力的文献。我们十分吃惊地发现，尽管隐喻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但是有关隐喻能力的研究文献却是凤毛麟角。这表明隐喻能力研究在国际上同样处于“洪荒”阶段，难怪擅长“跟风”的国内学术界尚未有太多的研究。正是带着一份欣喜与不安，我们开始了文献阅读。正如同隐喻作为一种思维方式需要走入二语习得研究当中一样，隐喻能力培养也必须被名副其实地置于中国二语习得研究的背景当中。也正是基于这样的隐喻研究宏观背景，我们结合多年的隐喻理论与应用研究成果，于 2009

年成功地申报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的规划项目“中国英语学习者隐喻能力发展障碍及其干预机制研究(项目编号 09YJA740035)”，本书正是这一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就本书结构而言，共由 7 章组成。第 1 章(绪论)、第 2 章(隐喻能力发展障碍研究概览)交代本研究的基本研究背景；第 3 章到第 6 章分别针对英语学习的听、说、读、写四个模块就中国英语学习者的隐喻能力发展障碍展开研究，这 4 章可以看做是本研究的主体与核心；第 7 章主要交代本研究的结论以及对于中国英语学习者的隐喻能力发展障碍的干预机制说明，同时针对本研究的瑕疵以及后续研究的可能选题做了简要说明。本书总共 7 章，孙启耀教授负责第 1 章、第 2 章、第 4 章以及第 5 章，张建丽负责第 3 章、第 6 章以及第 7 章，最后由孙启耀教授统稿、定稿。由于种种主观或客观原因，我们关于隐喻能力的文献检索或者研究方法还存在不够尽如人意的地方，因此文中观点可能也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这里还请读者与专家批评指正，因为引起国内学界对于中国英语学习者隐喻能力发展情况研究的重视也正是我们完成这一项目的重要目的之一。这项成果的取得是集体的成果，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我的同事和研究生对于项目的大力支持，他们在项目实施的不同阶段提供了诸多建议，并对文章的初稿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在此我们一并致谢，文中的纰漏皆由笔者承担。

最后，我们以下面这首颇具隐喻色彩的小诗与读者共勉，一起期待隐喻研究在国内的学术研究领域如花绽放——生活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提高与探索的愉悦旅途。



## Life Is a Journey

*By Angel Cook*

Life is a journey through many terrain  
From gardens of pleasure to deserts of pain  
From an ocean of love to a jungle of hate  
From Mountains of glory to canyons of fate.  
There's a highway for joy and a highway for sorrow  
A Road for today and a road for tomorrow.  
So choose your path wisely and walk with care  
If you follow your heart, you'll find your way there.  
I've been to the garden and planted seeds there.  
I've been to the desert and felt the despair.  
I've swam in the ocean and drank of it's wine  
I climbed up the mountain to touch the sky.  
I went to the canyon and started to cry  
I've traveled both highways, both today And tomorrow.  
I've basked in the joy And wallowed in sorrow.  
My Path has been chosen and I've walked it with care.  
I followed My heart and I'm on my way there  
So I'll just keep walking till I find what I'm after.  
To Mountains and oceans and Gardens of laughter.

作 者

2011年3月

# 目 录

前言	i
第1章 绪论	1
第2章 隐喻能力发展障碍研究概览	12
2.1 隐喻能力发展障碍的相关问题	12
2.2 隐喻能力发展障碍的研究进路说明	21
2.3 隐喻能力发展障碍的具化对象描述	31
2.4 隐喻能力发展障碍的抽样范畴锁定	36
2.5 小结	38
第3章 听力理解中的隐喻识解障碍研究	40
3.1 听力理解中隐喻能力表现情况考察：语言测试视角	45
3.2 听力理解中隐喻识解障碍的实证研究：调查与分析	66
3.3 小结	96
第4章 口语表达中的隐喻输出障碍研究	98
4.1 口语表达中隐喻输出障碍研究的要点概览	101
4.2 口语表达中隐喻输出障碍的实证研究：调查与分析	111
4.4 教师课堂话语中隐喻输出的实证研究：问题与对策	134
4.5 小结	141
第5章 阅读理解中的隐喻理解障碍研究	143
5.1 阅读理解中隐喻理解障碍研究的参考模型	144
5.2 阅读理解中隐喻理解障碍的实证研究：调查与分析	151
5.3 阅读理解中隐喻理解障碍研究的数据筛查	154
5.4 阅读理解中隐喻理解障碍分析：结果与讨论	155

5.5 结语	162
<b>第6章 书面写作中的隐喻输出障碍研究</b>	<b>164</b>
6.1 书面写作中的隐喻输出研究纵览	166
6.2 书面写作中的本体隐喻输出障碍研究：以 WIDE 为例	167
6.3 书面写作中的本体隐喻输出障碍研究：以 WIDE/宽的 隐喻比较研究为例	182
<b>第7章 隐喻能力发展障碍干预机制建构</b>	<b>192</b>
7.1 中国英语学习者隐喻能力发展障碍概述	192
7.2 中国英语学习者隐喻能力发展障碍干预机制建构	195

# 绪 论

自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隐喻一直为人们所热议。在当下认知语用学大潮涌动的时代，隐喻研究更是成为认知语言学研究极具“显学”特色的一朵奇葩。而与隐喻直接相关的隐喻能力研究更是这众多奇葩当中最为娇美的部分，十分引人关注。国内第一家发表有关隐喻能力论文的学术期刊是《外国语》，该刊于 1998 年发表论文《从习语的可分析性看认知语言学的隐喻能力观》(陈道明 1998: 20-26)，这标志着“隐喻能力”这一议题开始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关注。相对于国外学者开始思考、梳理并较为明确地界定隐喻能力(Danesi 1986; Low 1988)而言，我们对于这一概念的关注起码延后了十年。更为有趣的是，自 1998 年国内发表第一篇隐喻能力论文之后，隐喻能力研究再次回落无人问津的阶段，并且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2006 年才有所改观。比较而言，在此期间国外学者已经对于隐喻能力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并开始尝试建构隐喻能力与语言能力和认知能力之间的关联性研究(Boers 2000; Littlemore 2001; Martinez 2003)。虽然 2006 年之后国内学术期刊陆续刊登了十余篇有关隐喻能力的文章，但大都是在介绍外语学习中隐喻能力培养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而对国外隐喻能力研究最新进展却语焉不

详。例如，在强调隐喻能力培养重要性的诸多文章当中，却没有发现一篇文章尝试正本溯源地厘清国外学者(Danesi 1986; Low 1988)在隐喻能力界定上的异同。

有趣的是，在隐喻能力概念的历时引介当中，国内学者往往更倾向于将隐喻能力介绍放置于更为宏观的视域当中，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国内现有研究(孙南南 2006: 187-188; 王蓉、张丽 2007: 113-117; 肖燕 2009: 78-79)主要从理论基础的角度讨论隐喻能力的引入，试图交代隐喻能力的同时，深入发掘这一概念背后的深层理据。但是仔细分析不难发现，这些研究未能保持研究问题与研究探索的一致性。换言之，这些研究虽然旨在阐释隐喻能力的深层内涵当中引介这一概念，但却因为理论基础剖析过于简化、存在严重的重复性而与具体目的大相径庭。另一方面，国内现有研究(柴能 2007: 115-116; 肖武云、曹群英 2009: 164-166)着重从教学实践的视角完成隐喻能力的引介。这一引介方式值得称赞，因为它们是基于具体的教学问题而引出了隐喻能力概念重要性的反思，这使得隐喻能力的引介显得客观必要，从而避免了直接切入理论基础的主观性缺陷。但是该类研究同样存在两点不足。

其一，虽然是从教学实践出发引入隐喻能力这一概念，但是对于教学实践的理解过于宽泛，缺乏系统性梳理，结果导致重复性研究较多(李静子 2009: 78-80; 赵云 2008: 609-610; 陈海燕 2008: 593、615; 张超 82)，缺少引介必要性阐释上的互补与合作。其二，对于教学实践理解的宽泛性还表现在隐喻能力引介过程中对于跨文化基础的讨论(晏雪 2008: 72-74; 于辉 2009: 180-183; 陆亚丽、李晋 2007: 168-170)，这无疑将本来已够宽泛的教学实践外延无限扩大，从而使得隐喻能力引介的宽泛

性推到极致。这不但很难有效地交代引入隐喻能力的现实必要性与紧迫性,相反却会抹杀隐喻能力的问题性(problem-solving)特征,而仅将视点限定于这一概念的疑惑性(puzzle-solving)属性之上。

本书的全部内容围绕中国英语学习者的隐喻能力发展情况展开,因此隐喻能力自然是我们十分重视的一个重要概念。然而,要想明白什么是隐喻能力就必须先要弄清楚什么是隐喻。这是因为隐喻能力是隐喻的一个延伸,前者是从后者演化出来的一个概念。那么什么是隐喻呢?我们先来看一看不同学者就隐喻所给出的界定:

**定义一:** 隐喻字是把属于别的事物的字,借来作隐喻,或借“属”作“种”,或借“种”作“属”,或借“种”作“种”,或借用类比字(亚里士多德 1986: 47)。

**定义二:** 隐喻:比喻的一种。本体与喻体的关系,比之明喻更为密切。明喻在形式上只是相类的关系,隐喻在形式上却是相合的关系。本体和喻体两个成分之间一般要用“是”、“也”等比喻词。如“儿童是祖国的花朵”。(辞海)

**定义三:** 决定某词是否用做了隐喻,可以通过确定它是否提供了一个主旨和一个载体,而且它们共同作用产生了一种包容性的意义,如果我们无法分出主旨与载体,我们就可以暂时认为该词用的是它的原义,如果我们能分出至少两种互相作用的意义,那我们就说它是隐喻(Richard 1936/2001: 80)。

**定义四:** 在当代隐喻研究中,“隐喻”一词的用法已有所不同,如今它意谓“概念系统中的跨域映射”(Lakoff 1993: 812)。

从上述四个较有代表性的隐喻定义不难看出,亚里士多德的定义更强调从语言的种属差别角度予以界定,这离不开他对于隐喻辞格属性的重视。而这一隐喻界定同第二隐喻定义相似,分别成为后来隐喻的英汉修辞研究中所遵守的典范。比较而言,第三个定义隐约显现出认知性特

点。这一定义是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修辞学家 Richard 提出的。他认为,不能过于强调“事物之间的相似性”,而应该看到语词背后两种不同思想之间的“张力”和“互动”。这一界定当中对于隐喻认知属性的突出表明那个时候的隐喻研究已经开始跳出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研究范畴,即从关注语言形式符形替换到关注语词意义符释之间的相互作用研究。这一点在第四个定义上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这个定义是由当代认知语言学家莱考夫给出的,莱考夫在定义中指出隐喻是两个“概念系统”之间的“跨域映射”,这意味着,现代隐喻认知研究的重心是符号的认知解释,而不是语言修辞特征的研究。由此可见,隐喻的认知研究被明确地提上了日程,从而彻底完成隐喻研究的华丽转身。

也正是隐喻的这种认知属性突显,使得隐喻研究开始向多个学科扩散,成为心理学、人类学、文学、社会学以及人工智能研究的重要话题,从而在二语习得领域引起关注——隐喻能力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话题。Danesi (1986) 指出,语言本质上具备隐喻性状,用隐喻方式表达是讲本族语能力的一种基本特征,也是语言使用者熟练掌握某一语言的重要标志。Danesi 在“概念流利”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要掌握一门外语就必须“懂得目的语是如何按照隐喻的组织方式来表征概念或者对概念进行编码的”。基于这一思想,Danesi (1993) 在类比语法能力和交际能力之后,提出了隐喻能力 (metaphorical competence) 的概念。他认为隐喻能力对学习者非常重要,缺乏隐喻能力就会“造成学习者的外语表达没有什么错误,也可以接受,但却缺乏本族语者的地道性”(转引自 Kesckes 2000: 151)。换言之,理解与创造隐喻的能力是二语学习中的一个基本能力,因为它可以用来帮助理解、拓展思想、赋予旧事物以新形象、吸

引注意力和明晰思想(Low 1988)。Danesi 甚至将隐喻能力等同于概念流利, 他有关概念流利的论述几乎都是从隐喻能力的角度进行的。Danesi 关于概念流利的论述得到了其他学者的赞同, 如 Radden(1995: 223), Kovecses 和 Szabó(1996: 326-355)、Kecskes(1999: 299-310)等。尽管也有部分学者反对隐喻能力这一概念的提出, 但是大部分学者还是认为隐喻能力是本族语者言语产出的重要特征(Kecskes 同上: 148), “如果人们受制于严格的字面语言, 交际即使不被终止也会受到严重削弱”(Winner 1982: 253)。

也正是基于学术界对于隐喻能力研究的重视, 于是后续研究开始延伸到隐喻能力培养的问题上来, 具体表现为隐喻能力的科学性和隐喻能力的可教性(具体讨论请参考姜孟(2006)的细致讨论)。但目前最为关键的是学者们似乎对于什么是隐喻能力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正如 Cameron 在 *Operationalising “Metaphor” for Applied Linguistic Research* 开篇所写的那样:

不同领域的理论家和研究者对于隐喻的一般性的描述所达到的共识似乎仅仅停留在一定的标准上, 类似于许多核心刊物上可见到的关于隐喻的一般性“定义”。一旦逾越该界限, 种种分歧纷纷而至, 而且有心致力于这一方面的研究者在接触现有文献以寻求合适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框架来展开研究的过程中会发现他们自己也不断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Cameron 2001: 3)。

尽管 Danesi 提出了隐喻能力的概念, 但又有过分地与概念流利程度相混淆的嫌疑, 因此其效度也值得怀疑。我们认为有必要结合隐喻的认知属性对隐喻能力予以全新界定。因此, 我们针对中国英语学习者提出了本书中经常使用到的一个重要概念, 具体隐喻能力界定如下(具体说

明, 请参考第 2 章 2.1 部分对隐喻能力的界定):

隐喻能力是指语言学习者的一种思维能力, 这种能力可以帮助语言人有效地提取并破译话语表达中所蕴含的隐喻机制, 并能够随时激活并应用这一隐喻机制来建构语言表达的地道性。

我们选择隐喻能力为研究对象也是具备充分的理据性的。具体表现为如下几点: 第一, 隐喻理论发展的必然要求。隐喻研究历经千年, 已经取得了十分辉煌的成就。随着认知心理学的发展, 其心理认知属性提上了研究日程。随着隐喻认知特点逐渐被剥离出来, 隐喻的心理现实性问题被进一步提上了日程。这也是任何一个严肃的语言学理论必须面对的问题。实际上, 这也是认知语言学在开始批驳生成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换一个视角来看, 理论的心理现实性也被看做是理论成熟程度与科学程度的重要衡量指标。就隐喻理论而言, 探究隐喻的心理现实性必然离不开隐喻能力的探讨, 这与关注儿童隐喻表达的使用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唯有明确地解决了“隐喻能力”这个认知语言学研究中的“黑匣子”问题, 隐喻能力研究以及隐喻研究才可以说有了真正的进步, 否则我们距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工智能还有很遥远的距离。这是因为:

如果说问题是科学思维的焦点, 那么理论便是科学思维的最终结果。理论的重要性、它们在认识上的重要性在于并仅仅在于它们为问题提供了合适的解答。如果疑难构成了科学问题, 那么理论即是对疑难的解答。理论的功能是消除含混性。化无规律为有规律以及表明事物是可以理解和可以预测的; 我把理论看作问题的解答, 指的正是理论的这种复合功能(劳丹 1990: 13)。

第二, 隐喻能力培养的现实需要。随着全球化与国际化的推进, 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的地位毋庸置疑。在国内现在有上千万的人在学习英

语,但是却往往以“费时低效”而告终,不但难逃“哑巴英语”和“聋子英语”的厄运,而且给人以语言表达僵硬、缺乏幽默感的不良印象。深入反思国内英语学习者身上存在的诸多问题,其实与隐喻能力较差不无关联。国内学者专家不断呼吁提升学生英语能力,强调语言和语言知识一个是表层、一个是底层的关系。我们认为隐喻能力的重点审视是解决这一尴尬处境的一个可能突破点。因为对于隐喻能力的研究,不但可以就语言表达的地道性让学生“知其然”,更可以让他们知其所以然,这也符合认识事物的必然规律。第三,隐喻能力研究的空白填补。隐喻能力是语言人具体交际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种能力。然而当下现有研究一方面对于隐喻能力研究不够,另外一方面多以静态的语言处理为切入点,忽视了隐喻具备输入与输出的双重动态属性,从而直接导致我们对于隐喻能力发展的认知残缺不全。我们认为这是十分严重的一个缺陷:

通常认为,未解决问题为科学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了推动力;毫无疑问,把未解决问题转变成成为已解决问题的确是进步理论确立其科学地位的重要途径之一(虽然绝非仅此一条途径)。但人们过于相信,某个时候未解决问题有哪些,是明明白白的;科学家清楚知道哪些未解决问题应该由他们的理论来解决;一个理论如不能解决这些未解决问题,便是不足称道的。

况且,现有研究对于隐喻能力的界定也存在很大的争议,一方面过于依赖传统的辞格观,另一方面过分强调认知投射性特点。这两种十分极端的观点未能整合到一起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定义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隐喻能力实证研究的科学展开。尤为重要的是,有关隐喻能力发展障碍以及干预机制的研究基本还没有见到,现有研究多以句子为刺激单位,缺乏统一的处理思路,这几种体现在干预机制的观念未能及时地应用于



## 指导隐喻能力的实证研究。

正是基于以上几点考虑，我们以隐喻能力为研究对象，探讨中国英语学习者隐喻能力发展障碍及其干预机制。其实，隐喻以及隐喻能力研究从一开始就注定具有实证性特点，因为隐喻本身具有体验性。正如王寅所说：

隐喻意义中的新增信息来自于神经元之间的连通。我们知道人类大脑约有十亿至上百亿个神经元，在它们及其连通中储存着大量的信息，而连通可谓是多种多样，因人而异，难以预测。人类丰富的想象力(包括各类奇怪的梦)也来源于此，人类不仅能想象出不在场的事体，还能构拟出不存在的事体，如“独角兽”“鬼神”“猪在飞”等概念和命题。当始源域和目标域被激活形成连通时，附着其上的许多神经元(分管很多信息)就很可能被连带出来，出现各种不同种类的连通(不一定能预测出来)，从而生成不同的新信息。在生活中不相干的信息之间一般不会形成神经元之间的连通，因为它们缺乏体验基础。然而某种体验或认识可能将这类信息并置处理，如一词两反义、反义构成词组等(参见王寅, 2005)，创造出具有相似性的隐喻。例如“*He is a pig*”“人是人”“猪是猪”，两个语义域本来并不相干(相当于刘勰所说的“物虽胡越”)，但人的认知作用将这两者并置，建立了两者的共性(相当于刘勰所说的“合则肝胆”)，实现了“始于矛盾，结于同一”的目的，从而获得了隐喻的含义(王寅 2006: 3-4)。

鉴于我们关心的是中国英语学习者的隐喻能力发展情况，因此我们尝试完成如下几个研究目的。第一，基于现有隐喻以及隐喻能力研究文献，提出隐喻能力的基本界定，力求整合隐喻能力的认知属性、语言表征特点、具体运作路径(输入和输出)。这一方面可以避免以往隐喻能力界定残缺不全或者过于偏激的缺点，同时也为我们后面的实证研究设计以及讨论提供一个比较一致的讨论框架。换言之，统一隐喻能力这一概